

小引

## 今天的寫作者向古人處尋找什麼？

南宋辛棄疾《西江月·遣興》詞中句：「近來始覺古人書，信着全無是處。」該詞句化用的是《孟子·盡心下》中著名的說法：「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表達出一種「今人」面對「當下」時超拔前人，不完全以前人怎麼說為標準的實踐態度，儘管儒家一般說來是法先王、向回看的。孟子和辛棄疾所言均非寫作之事，其意，更在面對歷史和現實秉道持行，挺出我在，但我們可以將他們的說法引申至寫作以及與寫作直接相關的閱讀上來。不論孟子還是辛棄疾，都是在越過一道很高的生命、經驗、文化、政治門檻之後，忽然就呼應了東漢王充在《論衡·問孔篇》中所發出的豪言：「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而對王充更直接

的呼應來自唐代的孟郊。韓愈《孟生詩》說孟郊：「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演繹一下王充和孟郊的想法就是：古人並非高不可攀；我們從當下出發，只要能夠進入前人的生死場，就會發現前人的政治生活、歷史生活、道德麻煩、文化難題、創造的可能性，與今人的狀況其實差不了多少；古人也是生活在他們的當代社會、歷史邏輯之中；而從古人那裏再返回當下，我們在討論當下問題時便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王充、孟郊等都是要讓自己與古人共處同一生存水準，意圖活出自己的時代之命來。

古人在各方面都立下了標準和規矩，這就是歷史悠久的民族所必須承負的文化之重。

我們今天所說的「傳統」，實際上就是歷史上各種定義、習慣、標準、規矩和價值觀的總和。但當我們要活出自己的時代之命來時，「傳統」的大臉有時就會拉長。為了不讓這張大臉拉得太長，並且能夠從這張大臉上認出我們自己，理解古人和理解我們自己就得

同時進行。「古今問題」一向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大問題，到近代，它與「東西問題」共同構築起我們的上下四方。

採用何種態度閱讀古文學，這個問題我們不面對也得面對：你究竟是把古人供起來讀，還是努力把自己當作古人的同代人來讀？這兩種態度會導致不同的閱讀方法，指向不同的發現。那麼今天的寫作者會向古人處尋找什麼呢？而把古人供起來讀，一般說來——僅從文化意義而不是安身立命、道德與政治意義上講——則是以面對永恆的態度來面對古人作品，希冀自己獲得薰陶與滋養。其目的，要麼是為了在沒有文言文、經史子集、進士文化作為背景的條件下，照樣能夠與古人遊，照樣能夠依樣畫葫蘆地寫兩首古體詩以抒或俗或雅之情，要麼是為了向別人顯擺修養，表現為出口成章，揮灑古詩秀句如家常便飯，在講話寫文章時能夠以「古人云」畫龍點睛，以確立錦心繡口的形象——這通常叫作「有文采」，事關威信與風

度或者文雅的生活品質。不過，為此兩種目的模仿或挪用古人者，都離李賀所說的「尋章摘句老雕蟲」不遠（我當然知道「章句之儒」的本來含義）。往好了說，這些人通過背誦和使用古詩詞得以獲得全球化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的文化身份感，並以所獲身份面對民主化、自由、發展、娛樂與生態問題。這當然也是不錯的。我本人天生樂於從古詩詞獲得修養，但實話說，有時又沒有那麼在乎。我個人寄望自古人處獲得的最主要的東西，其實是創造的秘密，即「古人為什麼這樣做」。

一說到唐詩，一提到王維、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賀、李商隱、杜牧這些詩人，一連串的問題就會自然形成：唐人怎樣寫詩？是否如我們這樣寫？為什麼好詩人集中在唐代？唐代詩人、讀者、評論家的詩歌標準與今人相異還是相同？唐代的非主流詩人如何工作？唐人寫詩跟他們的生活方式之間是什麼關係？他們如何處理他們的時代……值得討論的問

題太多了，不是僅慨嘆一下唐詩偉大，在必要的時候拿唐詩來打人就算完了。

以現代漢語普通話的發音來閱讀以中古音寫就的唐詩，這本身就有令人不安之處，但撇開音韻問題，自以為是地看出、分析出唐詩的立意之高、用語之妙，依然不能滿足我們對於唐詩生產的種種好奇。《孟子·萬章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